

# 從「柏林佛光山德文組」 看德國弘法成效及佛教本土化

釋妙益  
柏林佛光山監寺

## 中文摘要

德國人性好沉思，是西方國家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許多哲學家，如康德（Immanuel Kant）、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及音樂家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等，都是佛教的崇信者。佛教思想藉由這些哲學家、藝術家的啟蒙，於十九世紀得以在德國扎根。

1992年，滿徹法師奉派在柏林，成立佛光山道場，是漢傳佛教弘傳之濫觴。二十餘年來，柏林佛光山秉持佛光山文化、教育、慈善及修持四大宗旨弘揚佛法，成果彰顯。其中，值得探討的是，「柏林佛光山德文組」在1998年成立，並由德籍學員自發性地籌組、策畫、安排與執行。筆者即以此團體作為本研究的核心主軸，探究其在佛教本土化之進程中的文化適應、歷史地位及其意義或貢獻。

**關鍵字：**本土化 文化適應 人間佛教 柏林佛光山



# **A Discussion on the Results of Buddhist 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the Berlin Fo Guang Shan German Group**

Shih Miao Yi  
Supervisor, Fo Guang Shan Temple, Berlin

---

## **Abstract**

German people are great thinkers; they are the earliest Europeans to be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Buddhism. Many philosophers such as Immanuel Kant, Arthur Schopenhauer,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and the musician Wilhelm Richard Wagner were all great Buddhist believers. It is through these great philosophers and musicians that the seed of Buddhism was successfully planted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Berlin Fo Guang Shan has been successfully propagating Buddhism based on Fo Guang Shan's four principles of culture, education, charity and cultivation. In particula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e "Berlin Fo Guang Shan German Group"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by local German citizens. This group is the core discussion point of this paper, examining the adaptation of cultures, its historical role,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Localiz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Humanistic Buddhism

## 一、前言

德國人稟性好學深思，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且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其中尤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對後人最具影響，他讚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裡供養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德國大音樂家華格納（Wi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則頌揚「佛陀人生觀之偉大，使其他學說在相較之下，顯得微不足道」，同時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體裁。大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雖然是耶穌教牧師的兒子，卻大膽地稱揚：「佛教的真實性高於耶穌教一百倍，並讚美佛教徒的祥和無諍。」

1903年，德國第一個佛教團體「德國佛教傳道會」（Society for Buddhist）在萊比錫誕生，由塞頓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1876-1936）所創立。同年，音樂家古斯（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在緬甸剃度為僧，法名三界智（Nyanatiloka,1878-1960），為德國第一位比丘。

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飽受戰爭摧殘的百姓急於擁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撫慰心靈的創傷，各地佛教團體紛紛成立。一時之間，林林總總，佛教在戰後的德國呈現百花齊放的繁茂景象。

為了使德國法律承認佛教團體是德國的宗教團體，1955年成立德國佛教會（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1958年正名為德國佛教聯盟（The German Buddhist Union）。1984年，德國佛教聯盟為與耶穌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國佛教總會，制訂組織章程及共同目標。

佛光山則是到1992年，滿徹法師奉派在柏林，成立道場—初名柏林禪淨中心（1993年更名為柏林佛光山）。此乃佛光山在德國最早的弘傳據點，也是漢傳佛教弘傳之濫觴，佛光山可謂代表中國佛教，將人間佛教思想帶入德



國，比起南傳及藏傳佛教，起步較晚。二十餘年來，柏林佛光山秉持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致力於人間佛教之弘揚，成果彰顯。其中，值得探討的是，「柏林佛光山德文組」在1998年成立，由德籍學員自發性地籌組、策畫、安排與執行。筆者即以此一團體作為本研究的核心主軸，探究其在佛教本土化之進程中的歷史地位及其意義與貢獻。

有鑒於此，筆者企圖以自身奉派柏林佛光山服務期間，針對「該組織」之緣起、演變、運作模式，甚至其文化適應以及因之引申困境面臨等諸多問題，作為深入探索，此為本文的第一重點。最後，再討論該組織立基於佛光山在德國，以及在歐洲弘法時，其功能和代表之意義等。

作者將運用佛光山及德國或歐洲在地各種報章出版品作為搜集文獻資料的基礎，例如：《人間福報》及佛光山全球資訊網、柏林佛光山及佛光山歐洲總部所出版之刊物、史料及德國與歐洲在地之各大媒體文獻資料，如：Buddhismus aktuell（當代佛教）、GEO EPOCHE（地理紀元）期刊等。此外，本研究尚引用了德國、西方著名學者及具代表性人物中譯著作等，藉由德國或西方人之在地觀察，以收客觀面向之效。

## 二、「柏林佛光山德文組」之緣起及基本概況

### （一）緣起演變

1992年4月，滿徹法師代表佛光山奉派德國柏林。同年11月在Argentina Allee租用一小公寓，成立柏林禪淨中心。翌年，於Wittestraße購入一棟四層樓作為都市道場，自此由禪淨中心更名為柏林佛光山。1994年8月15日，佛像開光暨落成典禮，星雲大師親臨主持。1995年11月，德籍Roland Berthold

（平海）及Dr. Günter Häfele（黑福樂醫生），首度出席柏林佛光山共修活動。由於兩位先生參研佛教多年，學術涵養兼備，應監寺滿徹法師之請，遂在道場首開佛學入門講座。針對初入門佛門的德籍佛教信眾，而設計之佛學基礎入門課程，內容包括四聖諦、八正道、因果及業力等。此一講座，是以定期且連續舉辦。從1996年到1997年，同一年內講座累計十次之多；1998年僅四次。

由於德籍信眾求法若渴，加上其時柏林佛光山監寺滿徹法師之大力支持，故於1998年2月，在平海及黑福樂醫生之倡議下，正式成立「柏林佛光山德文組」，僧信二眾共同擔負起在德國弘揚人間佛教及佛教本土化之大業。同年，柏林佛光山也因場地不敷使用，再購柏林亞克路（Ackerstr）作為永久弘法據點，後經改建完成。道場設施包括大雄寶殿、禪堂、會議室、圖書館以及寮房（佛門提供住宿之便者）等。德文組就在此更具完備硬體的充足條件之下，與柏林佛光山道場的佛教弘傳事業，同時展開新頁。柏林佛光山由於各項設施完善，適合舉辦各種活動。除例行的共修會、讀書會、佛學班、禪坐班、抄經班、才藝班、語文班等之外，還有不定期的佛學講座、信徒講習會、青少年學佛營、青少年心理座談會、婦女法座會、各種才藝社教課程、園遊義賣會、素食品嚐會、樂團表演等等，可謂兼具教育、文化與修持等全方位多功能。其中由於「柏林佛光山德文組」之設立，近年來在本土化的弘法工作上，亦有相當大之發展。

## （二）運作模式

在平海倡議籌設德文組後，便與法師共同確立了活動流程。活動固定在每星期三晚間七點至九點舉行，從1998年正式成立後之十六年來，聚會無間斷。初始運行之際，於滿徹法師帶領禪坐前，平海都有一場講座。2000年後



改為一個月安排一次講座，其餘時間則為禪修。後經多任法師更替，但基本遵循此模式。

目前則為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之第一堂課為禪修，第二堂課為讀書會；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三為雙禪修。課程安排、通知、各項準備工作等都由學員自發性地承擔。每個月的月底，由現任組長Lars Jongebold與法師商討次月行事後，以電子郵件的型式發給所有成員。若有佛光山及佛光會重要活動等，也會一併介紹，邀請成員共襄盛舉或擔任義工。透過此交流平台，讓成員與佛光山常住有同體共生之情感。

正式禪修前五分鐘，會由法師「打叫香板」。在寺裡各處之學員聽到板聲，大家都會「禁語」，然後井然有序地依男、女眾，分東、西二單在禪堂外排班。在進入禪堂，每個人就定位之後，便面向佛前問訊，開始誦念德文《心經》。一般皆由法師敲打引磬，資深學員敲打木魚（目前為組長Lars Jongebold司打）。課誦結束後，在法師引領下，進行跑慢香、立禪、跑快香、坐香及小參等。在門外張貼的「鐘板信號」與「禪堂規約」，一目了然，讓初學者也能如法如儀參與。禪修最後則以齊誦德文《三皈依》、《回向》畫下句點。

中場十分鐘休息時間，在滴水坊備有茶、熱開水及小點心等。一則讓學員體會「趙州茶」、「雲門餅」之風光，了知禪不離生活。二則是許多學員下班、下課後趕赴禪修課，小點心既可果腹，又可讓大家不致於因為太飽影響到禪坐。此貼心之小舉動，發揮不少功效，學員表示此舉讓他們有如歸家之感受。

中場休息後，若是雙禪修之課程，則進行第二支香之禪修。程序與第一支香大致相同。惟在第一支香之沉澱後，大眾身心已調整至較佳狀態，故第

二支香會跑更慢的香，坐禪時間亦會延長。下座後有「小參」時間，法師針對禪修之狀況給予指導。學員若有相關疑問，亦可提出請求釋疑。若第二支香為讀書會，則地點由禪堂移至教室。學員於上課前，會準備小佛像，並以香花供養；以此表達對佛法僧三寶之尊重，使學員由外至內生起恭敬，莊嚴身心。讀書會探討內容以佛學根本思想為主，由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業力、因緣果報、緣起、三法印等一一講述，進而開展到佛光山所弘揚之「人間佛教」，讓學員體會到佛教教理，是可以應用在生活中者。學員表示此法相當受用，因為其之所以想學佛，便是冀望將所學之佛法，與實際生活相結合，運用佛法解決生活上所遇到的困境。在如此之訴求下，弘揚人間佛教的佛光山比其他德國佛教組織或團體提供更佳環境。

讀書會講師除歷任輔導法師，尚有平海、黑福樂醫生及組長Lars等。除了每週三的固定聚會，也參訪柏林其他佛教團體。如2008年6月20至22日，在柏林西南邊的「靜屋Haus der Stille」，舉辦三日禪活動。此外，為加強德籍信眾之修持及人間佛教本土化，自2001年三月開始，舉辦德文組春季加行一日修，該年主題為「中國佛教的空與有一禪與淨的修持」，安排妙祥法師以德文教授「中國禪宗及修持法」、慈悲禪觀及念佛禪修，檀講師平海則教授「淨土的修持法」，並以德文《心經》及《佛光三昧修持法》為早晚課。此後德文組精進修持不間斷，每年一月底均於柏林佛光山舉行一日加行修持，以不同主題來學習佛法。後更進一步演變為春秋二季全日精進修持。此外，更有健行之活動，體會禪坐不只是只有在蒲團上，而是在行住坐臥，在每一個當下。

### （三）學員背景概況

每次參與活動之人數約20位，近三年來較積極參加者共計60-70位。其中



五分之三是佛教徒。在其餘五分之一的非佛教徒中，多是因對傳統基督教喪失信心、信任，因而轉為較平和、較寬容之佛教。其他則是想找尋安定身心之道等，所以踏入柏林佛光山。成員年齡橫跨20歲至60餘歲，但以30歲到40歲區間為大多數。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警察、DJ、理療師、NGO組織文員、自由大學及洪堡大學博士生、科技從業人員等等，教育程度都屬中上。其中少數是失業或待業中，藉此轉換階段，加入德文組沉澱身心再出發。

海德堡大學宗教科學學院的 Inken Prohl 教授，於2007年6月1日完成「柏林範圍學佛團體組成登記、組織與活動的分析—佛教概念及實踐—在德國當代社會的轉換」報告。此報告針對柏林學佛團體、書店與大型集會等處發出420份問卷，最終收集到有效問卷224份。其中男性47%，女性51%，平均年齡44歲（年齡從21歲跨至72歲）；有高文化水平（半數為大學畢業）；淨收入2000歐元，接近德國平均水平。數據顯示，當愈來愈多的基督徒在教堂不再找得到答案時，會對佛教感興趣。因佛法注重於自我經驗的累積，而非教條式的，但在西方學佛環境裡，修習者側重在與身體相關的修習，對佛教內容的理解則退而求其次。

整體而言，德文組之情況也與Inken Prohl 教授所做調查報告雷同。成員中，男女眾比率約各佔一半，可說是相當平均；教育程度也與如上調查一致，大學畢業佔一半以上；淨收入亦在2000歐元以上。另從組員之學習層面來觀察，也是側重在與身體相關的修習，對佛教內容的理解退而求其次。如在雙禪修課程之週別，通常學員會連上二堂禪修課，前後人數變動不大。但若是禪修加上讀書會之週別，則參與讀書會者，便會明顯比禪修減少將近一半。學員的反應亦是對禪修較感興趣，想藉由禪修安定身心，對佛法義理之興趣則較缺乏。

### 三、「柏林佛光山德文組」之優劣勢與文化適應

即使德文組已歷經16年之試煉而不墜，但在長時間之運行過程中，因法師及學員之更迭以及外在環境變遷等因素，也讓德文組在發展中面臨到優劣勢，並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化適應之問題。

#### （一）遭遇困難

##### 1、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人

平海因年事已高，體力大不如前。柏林幅員廣大，來回車程須時二個多小時。然而，歐洲冬天常是風雪交加，天黑的早，所以平海表示不堪負荷每星期三晚間七一九點之固定聚會。又逢其最佳同參道侶黑福樂醫生因病往生，對他打擊甚大。因之，平海於2009年婉拒帶領之責，轉而深居簡出。德文組自始缺少一具影響力之領導人，多位學員遂另謀去處。

##### 2、為照顧所有學員之需要，難免顧此失彼

基於法師及帶領人在帶領過程中，要顧及不時加入之新人。部份資深之學員，因不耐重覆聽聞早已熟悉之規矩或佛法，導致學習進度緩慢而另覓修習徒徑。若欲開設初、中、高級班課程之計畫，也因學員及法師之時間難以達成共識等因素而作罷。

##### 3、語言障礙

在平海及可以德語直接弘法的妙祥法師等，因身體狀況及調職等原因，無法帶領德文組後，繼任的法師因為佛光山每三年一調之制度，再加上法務繁忙，實難真正精通德語，遑論以德語弘法無礙。即便可以英語替代，或是請義工翻譯，仍不如直接以德語宣講來得直接、親切。因為此語言上的障礙，也讓學員之流動率增高。



#### 4、傳承問題

平海辭去帶領之責後，將重責交給從成員遴選出的Lars及Marem。後來Marem表示因車程遙遠及工作忙碌，無法繼續承擔，故由現任組長Lars獨當一面。其在2009年承接此任務後，盡責與用心，受到眾人肯定。惟今年38歲的他，必須為工作打拼，加班是常事，雖然努力想做到盡善盡美，但其表示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當初應允接任此工作，覺得是「很自然」之事。因為得之於此團體甚多，覺得有責任也要做些什麼，以利益更多人，但後來因分身乏術，想從學員中尋找願意分攤者，卻訝異發現學員雖願意參與活動或擔任義工，但要承擔「帶領人」之意願皆不高。一是因為家庭、事業忙碌等因素；二是多數參加該組織者，純為了個人之修行，不希望涉入太多其他。此外，雖有青年願意承擔，惟因做人處世不夠圓融，加上佛學素養不足，終難得到成員之認可……等種種因素，都使得德文組之永續經營，在未來可能產生斷層。

#### (二) 所處優勢

雖有以上困境，但亦有較其他學佛團體更佳之優勢：

##### 1、新血加入，帶來新氣象

2014年度開始，除了既有之德籍學員，再加入一批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及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的博碩士生，他們是來自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海外留學生。由於新血之加入，帶來新氣象及年輕氣息，再加上教育及各方面程度高，都使德文組有更正面之發展；透過這群學生優異之外語文與溝通能力，讓彼此能互相學習，並使德籍學員對佛教、中華文化有更深入之了解。

## 2、各項資源豐富

柏林佛光山在佛光山巴黎法華禪寺尚未落成之前，曾為佛光山歐洲總部。佔地寬廣，有多元的空間，如：莊嚴的殿堂、設備齊全的禪堂、供休憩的滴水坊……等。許多學員喜歡到柏林佛光山之一大主因，當一踏入寺裡，就感覺到平和、自在的氛圍，因此可以攝受非佛教徒的學員。除了硬體設備，各項軟體設備亦然。基於佛光山總本山、全球二百多間分別院及各事業單位的強大後盾，與其他規模較小的佛學組織或社團相比，因此佔有絕對優勢。

## 3、人間佛教符合西方人之需求

學員表示：佛光山弘揚的人間佛教，強調要與生活結合，加上開放、強調平等的氛圍，都使人在佛光山感到相對地自在。人間佛教注重入世而非出世；重視利他而非自利；更注重度生（照顧活著的人）而非度亡（超度已去世的人），此人間佛教的六個特性：「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普濟性」，相當符合西方人之性格。

### （三）文化適應

當東方遇上西方，固然碰撞出許多燦爛火花，但也不可避免的產生文化適應之問題。

#### 1、「情」與「理」難以兼顧

如前所述，多數加入德文組者，是希望找到內心的平靜，有的或為學佛法而來，但仍趨向以佛法解決內心煩惱為要。對於漢傳佛教過多過繁的禮節，以及華人社會太講究以「情」來處理事情，都讓「理」性的德國人，覺得過於複雜而心生退怯。



## 2、重「安全感」，難以接受「改變」

德國人說一是一，凡事必須依計畫而行的性格，讓他們較無法接受「改變」。經歷貫穿二十世紀50年代的恐慌不安和大起大落，德國人渴望安全感，不喜冒險。所以當「無常」一來，學員必須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來接受與適應，不管是人事的更迭、上課時間與地點的改變、因人而異的禪修帶領方式等皆然……凡遇此類情況，學員皆一再表示：「不希望有變動。希望德文組一切行事都照著他們所習慣、所預期的去進行，否則會無所適從，心無法『安』。」因此，若例行活動在萬不得以之情況下要做任何更動，或有新的教學法、措施要施行，一定要儘早溝通並通知，讓學員有所準備，以免措手不及。

## 3、法師「不告而別」，讓學員匪夷所思

每一次法師的調職，或多或少都影響了學員之去留。其中一主因就是如前述所說之「改變」，使之無所適從；其二則是文化差異。佛光山之調職制度，來去都以不驚動信眾為原則，來時悄然，去時也悄然。但此對德國人而言，相當難以理解。他們認為大家彼此相處及學習得如此愉快，怎會沒打一聲招呼就離開？是否有什麼不歡喜？此等「不告而別」，讓他們匪夷所思。因之對佛光山、對法師產生誤解，也因「誤會」而不再到柏林佛光山參加任何活動。是以目前對於德籍人士特開方便法門，在佛光山人事有異動時，便隨順德國人舉行「歡送會」之習慣。除正式布達異動，也讓成員有機會向平日傳道、授業、解惑的法師們致謝及互道珍重，使造成之衝擊趨於平緩。

## 4、溝通行事方式

道場之運作與維持，端賴德中人士共同集體創作。但是德中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性，行事方式也有差別。在弘法度眾及工作分配上，如何讓中德不

同背景及思維不相牴觸，還能截長補短，讓德中人士相加，得到最大加乘效果，就須考驗智慧。所以皆須運用各種善巧方便，使德中人士適才適用，各有舞台，彼此又能合作，從中學習及欣賞到各自之長處及美好。

#### 四、「柏林佛光山德文組」所發揮功能及代表意義

##### （一）德文組發揮之功能

##### 1、對德籍人士起同事攝之作用

德文組成員，除了德文組固定聚會外，也常在寺裡各項活動中出入，甚至在德籍人士蒞寺參訪時，都主動上前問候並帶領參觀介紹，此舉讓初來乍到柏林佛光山，可能對佛教、對文化差異有恐懼的德籍新人，在同是德籍人士的帶領下，能夠較快融入與熟悉，並也透過分享與交流，了解這些「與自己相同的人」在柏林佛光山禪修及學佛之歷程……等，凡此都令之生起更大信心，從而吸引更多德籍人士加入。

##### 2、對非德籍人士起示範作用

德國人做事嚴謹，該禁語時絕不散心雜話；該排班時絕不爭先恐後；且非常準時與確實。相較於華人信眾較難輕聲細語，或在參加法會、活動時姍姍來遲……等。德籍人士的行儀，對於華人信眾及非德籍人士等則能起示範作用。

##### 3、對外最佳公關

德文組多位成員擔任柏林佛光山或柏林佛光協會重要幹部之職，對於佛光山能「走出去」，融入當地社會及文化起關鍵性之作用。一是身為德籍人士，卻歡喜承擔外來佛教組織中堅份子之職，給予外界人士鮮明印象，且具



說服力；二是德籍人士對德國社會之組織架構、政策法令及資源管道清楚了解。此外，對於風土人情也能掌握得宜，故能多為佛光山爭取與外界合作及「露面」、「發聲」之機會。諸如：

(1) 國際書展：柏林佛光山自2002年開始參加法蘭克福等書展。在2005年萊比錫國際書展中，有2100家出版社，31個國家參展，參加總人數為108,000人，約有2400位記者報導書展相關訊息。平海及黑福樂醫生代表星雲大師，在書展朗讀會場之一的「宗教朗讀島」(Liesinsel Religion)，朗讀星雲大師德文版《迷悟之間》系列書籍。平海一開始就說出：「德國佛教於一百年前最先在萊比錫成立佛教團體；百年後，佛教在萊比錫的書展上，由柏林佛光山開始展出佛教的書籍。」之令人震撼話語。

(2) 宗教之夜：2012年9月1日，柏林成功舉辦首次「宗教之夜」活動。6大宗教團體同時向公眾敞開大門，促進各宗教彼此溝通，以期相互了解。2013年8月17日，柏林市政府再次舉辦「宗教之夜」。該次有250個宗教團體參與，一夜之間共接待上萬人次。兩次的「宗教之夜」，柏林佛光山都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德文組成員更是擔任重要溝通聯繫及籌備等工作。諸如2011年10月18日，妙衍法師率領其時的柏林佛光協會會長黃家羚、副會長Sabine Ehrheidt 和青年團團長 Denny Hirsche，一同前往柏林市市政府廳Rotes Rathaus am Alexander Platz參加宗教交流會議(Berliner Dialog der Religion)。當日與會人數約200人，除德國宗教主流代表外，更有西藏佛教、印度教和回教等不同宗教人士共同討論「宗教之夜」等各主題。後在2012年6月4日，柏林各宗教組織座談會Initiativkreis “Lange Nacht der Religionen” (des Projektes—Berliner Dialog der Religionen) 移駕至柏林佛光山開會，會議由亦為德文組成員的青年Denny及Fan-Hao Lam主持，繼續討論「宗教之夜」之進行方式等。

到了「宗教之夜」正式登場，法師、柏林佛光協會和德文組成員共同接待。主體部分包含人間佛教思想介紹和大殿導覽、禪茶靜心體驗以及禪修體驗三部分。此三項活動每隔1小時重複進行一次，為不斷抵達之參訪者介紹柏林佛光山及人間佛教。在佛光之夜進入尾聲之際，由法師引領的獻燈祈福儀式吸引了更多不同的宗教或者無宗教信仰者參與。

（3）「佛光之美」彩繪活動：2011年，柏林佛光山正面三道鐵拉門遭塗鴉俠亂噴漆，有損佛寺莊嚴。在柏林佛光協會會長Sabine Ehrhardt聯繫之下，得到柏林佛光山所在之Wedding區Brunnenveiertel單位之贊助，由Gottfried-keller-Gymnasium高中之三位學生Pascal Schaefer, Idil Kavuncuoglu, Beguem Kavuncuoglu重新設計並粉漆，並取名為「佛光之美」彩繪活動。所有經費由該單位贊助，讓柏林佛光山之門面重拾莊嚴。

（4）其他與當地社區政府機關及各團體合作項目：歷年與外界合作活動不勝枚舉，如與Wedding區IBBC e.v.合作，舉辦「茶禪示範」；參加Wedding區政府慈善跳蚤市場（GroBer Flohmarkt & Kiezfest I'm Brunnenviertel）義賣活動；與社區Brunnenveiertel Bewegt計畫結合，在寺裡成立「玩具圖書館」，讓社區的小朋友不要只沉溺於電子遊戲，而是走到戶外，讓五育均衡發展。

#### 4、接受外界採訪報導，增加曝光率

單是2013年就有多家媒體採訪介紹。如柏林第四大電視台RBB（Rundfunk Berlin und Brandenburg），因報導Wedding區之特色，特別將柏林佛光山列入其中一重要項目。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柏林站記者朱達及張曉東，特別拍攝柏林佛光山及柏林佛光協會扮演角色、所辦活動及本土化影響力之特輯。柏林電視台ZIBB及BUWOG雜誌也特別前來採訪報導。於是德文組成員與法師共同受訪，擔任最佳宣傳大使。



## 5、最佳導覽

2004年，德國佛教會（DBU）因應柏林市政府將佛教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之政策，協助政府培訓佛教師資人員，並假柏林佛光山舉辦師資培訓營。課程內容包含南北傳及顯密的教義及修行等，讓老師能在佛教的環境中學習，進而深刻地為學生解說。柏林佛光山也理所當然被政府列為文化參觀處，成為在柏林認識佛教的首選之一。每年有許多各級學校、各機關團體蒞寺參訪，德文組成員自是最佳德文導覽員。2013年度，便協助接待五十個參訪團，逾千人次。

除了接待參訪團，每年還在「佛門的一天·開放日」活動中敦親睦鄰，為訪客做殿堂巡禮、禪修入門講解及座談。布蘭登堡縣之德國軍人，也從2008年起，每年二次特別安排軍人參訪柏林佛光山。

此外，亦接引遠道而來之佳賓。2004年，台灣佛光山的勝鬘書院來歐遊學，在柏林的課程，亦是由德文組成員介紹德國的文化及民族性等。

### （二）德文組在佛光山歐洲弘法所代表之意義

1、是佛光山在歐洲弘法史上，第一個由本土人士組織且能持續經營之團體

當初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為讓佛教國際化、無國界之分，使「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在全世界五大洲創建百餘所寺院道場，佛光會則遍布一百三十餘個國家地區。

隨著佛教國際化的推動，已在世界各地獲得肯定、認同，因此星雲大師於2001年4月19日在南非舉行的「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中，提出「四化」的主張。其中之一即為「寺院本土化」，表示每個國家、種族，

都要本土化，乃至今後的佛教，大家來自於世界各地，也一定要發揚本土化，大師相信「本土化」只會增加力量，唯有「本土化」才能更深耕，才能更擴大，才能更發展，所以「本土化」的提出，就是幫助佛教的發展。

星雲大師提出所謂「寺院本土化」，就是要讓佛教依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環境、風俗民情之不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佛教的傳播，雖然其根本教義是不容改變的，甚至戒律也有它的堅持，但是佛教傳到中國、日本、韓國，就是北傳佛教；傳到斯里蘭卡、緬甸、錫蘭、泰國，即成南傳佛教；傳到新疆、西藏、蒙古，就是藏傳佛教。這是因為氣候、地理、風俗、民情不同，所以要隨順世間。大師希望未來二十至三十年之間，能把分布在全世界的數百間寺院道場與弘法事業，交由各國人士負責，以落實寺院「本土化」的目標。

在歐洲此數千年深受到基督教影響與孕育之區域，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因此歐洲到處教堂林立。相對的，佛教寺院則屈指可數，外來宗教之傳播實屬不易。然而，柏林佛光山德文組這一本土人士籌組的本土團體，在星雲大師之本土化理念下更顯難能可貴。佛光山在歐洲弘法的二十餘年間，即便在其他歐洲各國也陸續有本土人士進入佛光山學佛，或籌組各語言之讀書會，或擔任要職……等。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像「柏林佛光山德文組」持續十餘年不間斷，且具本土特色。可以說德文組在佛光山海外弘法史上豎立了一里程碑。

探究其因，與德國人之性格與做事方法有極大關係。德國人做事嚴謹，井井有條，生產高效，產品品質高端為世人所稱道。其性格成為整個德意志民族前進和發展的主要動力和來源，務實的工作作風更是德國成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重要因素。



德國的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說：「即使我知道整個世界明天將要毀滅，我今天仍然要種下我的葡萄樹。」這句話充分顯示了德國人的埋頭苦幹、不肯苟且的精神。這樣的性格與精神，在德文組的運作上，也就發揮了極大效益，使得德文組獨樹一幟。

## 2、翻譯上之卓越成就——將佛光山、星雲大師推向主流，奠定本土化基石

2008年3月，德文組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完成第一版的《佛光山德文課誦本》。這是根據柏林佛光山共修、法會及諸多經文所編輯而成。內除經文外，還有中文注音、漢語拼音及德文譯文，讓德國人也可深入經藏及共修。此課誦本象徵著德語弘法更向前跨出一步。

之後又繼續譯出《星雲大師講演集》，如：《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等小叢書讓人自由取閱，其中《人間佛教的思想》及《人死後的生命會如何》更是引起教界及非教徒的注意、研討。此外，尚譯出《迷悟之間》等系列書籍。2011年星雲大師著作《迷悟之間》德文有聲書第二版印發，讓在地人士更了解佛光山人間佛教之理念。有聲書流通後，諸多德籍人士盛讚：藉此因緣，讓許多不懂佛教的德國人，能深入認識佛教真實義。

因為德文組的努力與堅持，使得任務艱鉅之翻譯工作得以持續，並綻放光芒。同時讓德籍人士能如法如儀參與法會課誦及了解人間佛教意涵，促使佛光山所弘揚的人間佛教能推向主流，奠定本土化基石。

## 五、「柏林佛光山德文組」帶來之省思

柏林佛光山為落實人間佛教的本土化，積極以文教推動人間佛教，經過多年的努力，有諸多令人不可小覷之成果，如：2000年佛光山頒發證書給歐

洲，也是德國第一位本土檀講師平海，協助推動弘法；平海以10年時間完成第一本德文版的《中國佛教傳統朝暮課誦本》；佛光會非漢語系代表黑福樂醫生代表佛光會多次參與宗教對話及至校園講述基礎佛學；2002年，國際佛光會柏林協會選出第一位德籍會長Linse（觀誠），之後更陸續有Wolfgang Wulf及現任的Sabine Ehrhardt會長；現任柏林佛光青年分團團長Denny Hiersche亦是德文組成員；出版第一張和當地出版社合作附帶德文歌詞的音樂光碟；2004年首次有德文佛教聖歌參加「人間音緣」比賽；定期的德文佛學課及禪修；德文組組長Lars Jongebold及諸多成員，也多次當仁不讓，在「日日是好日—歐洲一筆字茶禪巡迴展演」心靈饗宴承擔茶禪行者的角色。另在成員之協助下，從2007年起，柏林佛光山正式成為德國佛教協會成員之一，更意味著德國當地佛教團體對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認同，讓人間佛教本土化，並更進一步在德國生根。

即便擁有以上所述成果，我們仍是要問：德國佛教本土化之因緣條件是否具足？德文組與星雲大師本土化之理念是否契合？未來努力的方向又在哪裡？

### （一）德文組給予佛教本土化之省思

先從佛教徒在德國所佔比例來看，目前德國官方並沒有各宗教人數及比例之調研報告，現存最新數據僅有2011年所做之非官方統計：在德國的佛教徒共27萬，其中德裔佔13萬，亞裔為14萬，僅佔當年總人口8020萬人之0.34%。其他宗教所佔比例為：天主教徒30%；基督教徒29%；東正教徒1、8%；伊斯蘭教徒5%；印度教徒0.15%；其他1、2%。

由此來看，佛教仍處於弱勢。此外，如同Stephen Batchelor（1953年出生於蘇格蘭，英國佛教徒及作家，以批判地探究佛教在全世界的地位著稱）在



### 《為歐洲佛教發聲》一文中提到：

儘管佛教有著較高的知名度，佛教在歐洲仍是個微小的，易受傷害的團體。相對於基督教一年內流失十萬教徒而無足輕重，對於佛教則可謂災難。作為佛教徒，我們絕不可沾沾自喜。雖然目前我們的傳統引領著流行，但我們要保持廣泛的歷史視野。並在成立某個佛學中心時，要對未知的未來承擔義務，以應對不可預見的困難及阻力。

但是德國知名的物理學研究者Ulrich Schnabel（自1993年起，在漢堡擔任「Die Zeit」的科學版記者，寫作主題移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包括物理學，神經科學，意識和宗教等。）亦在其《一個不存在神的宗教》（Eine Religion ohne Gott）中表示：「雖然佛教徒在德國還只是個邊緣現象，但數量的增長是巨大的。在德的佛學團體和組織於過去的30年間由15個，增長為超過600個，沒有人能準確給出德國佛教徒的數字。因為不同於基督教，佛教沒有如常規的『教堂』概念，也沒有可行登記的官方機構，一般普遍趨向不表態。」

慕尼黑大學的宗教科學系教授Michael von Brück<sup>1</sup>剖析佛教在西方發展之優勢，其在《多元文化的一堂課》（Eine Lehre für viele Kulturen）一文中提出：佛教吸引西方世界的第一個原因，是佛教具實驗性，與現代科學相契合，因此佛陀告誡他的弟子們，對佛法不可不加批評地接受，而是要去檢驗；第二個原因，是其以個人的自主為出發點，人類可通過獨自負責的有意

---

1. 1949年6月3日出生於Dresdent，德國新教神學家，禪與瑜伽的老師。1988年獲雷根堡大學宗教科學比較學的教授席位，1991年擔任慕尼黑大學的宗教科學系的教授。長期與14世達賴喇嘛對話，撰寫大量有關佛教及佛教與基督教之間關係的書籍。這些書籍被認為是該領域的權威著作。是《宗教對話》雜誌的創立及發行人。

識地去改變自身；第三個原因，在於每個佛教徒經過常年的修習，都能成為「智者」，即每個人都能成佛，因都擁有菩提種子，它只需被喚醒。

除了以上特別被指出的三個吸引人之處，Michael von Brück在文中還提到其他數點：

1、佛教是一種途徑，將生活的方面滲入、透過及轉換。

2、只要將佛教與其他宗教類比，就知其是溫和的，但又不能否認其極具說服力的威懾。

3、佛教的傳播史是和各種不同的文化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傳播能實現的唯一可能條件即是，佛教是靈活的。如此的歷史經驗，有助於佛教移栽於受基督教、希臘哲學及現代科學烙印的西方文化。

4、在佛教中較沒有性別的界限，強調平等。已有許多女眾法師，負責與領導寺院及學校的推廣。

5、佛教所擁有的務實的適應力，已形成了一種「歐美佛教」。其又反過來傳到亞洲，並在亞洲改變佛教生活。

綜上所述，佛教雖處於弱勢，但從另一方向來看，則意謂著還有極大可發展之空間。《法華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sup>2</sup>「開示悟入」佛知見，是本，是最終目的；「本土化」則是方便。在佛教，又有四種成就眾生的方法，即所謂的「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即用眾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去傳播，讓眾生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受用；第二是「對治悉檀」，進了佛門以後，一步步對治造成種種痛苦的煩惱；第三為「各各為人悉檀」，即根據各自根機與

---

2.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第9冊，頁7a。



能力，而說各種各樣的菩薩善法；第四為「第一義悉檀」，即最高真理，以大乘般若實相的智慧，各種善巧方便度人，令眾生破除疑惑。

在弘揚佛法之際，亦要顧及到佛教本土化；雖要強調信仰的核心，但也要有善巧方便，要積極突破現狀，打造「贏」向未來的策略。不要把佛教窄化，而是須將佛教之傳播，擴及到四眾弟子之外的更廣大之群眾。要吸引雖還不是佛教徒，但對佛教有興趣、有好感的教外人士進入佛門，創造「藍海」（blue oceans），開闢另一個嶄新未開發之空間。要善巧運用佛教在德國、在西方的優勢，使佛教真正達三根普被。

記者Tamsin Walker在《佛教在德國尋找新的追隨者》（Buddhism in Germany-Finding NewAdherents）報導中提出疑問：「目前還不清楚佛教在德國紮的根有多深？它是否會繼續享受成長趨勢？」Shambala Buddhist tradition的資深老師大衛·施奈德（David Schneider）亦表示此趨勢應該會減緩，除非人們意識到要追隨佛教之道路。是以歸納而言，雖然大家因為各種善巧方便而學佛，但終究得回歸到核心，才能長久，才能根紮得深。誠如柏林佛光山德文組最資深的成員們所說：「一般人認為西方人只喜歡禪坐，其實並不盡然。只是相對來說，禪坐易於了解。但其實他們也很喜歡法會等活動，只是不了解為何有這麼多複雜的過程？為何一會兒站、一會兒坐、一會兒跪……等。而這些動作的意義及經文之內容又為何？因之對於佛法，德籍人士要了解還是有困難的。許多的翻譯都只是字面解釋，看到後其實無法理解其深義。佛法基礎的不穩固，是導致許多本土人士剛開始感興趣，但卻不能堅持下來之因。」

故了解目前佛教在德國、在西方所處位置之優、劣勢，就可針對眾生之需採取最恰當的弘法方式。以佛陀用以「成就」教化眾生的四種法門—四悉檀，從文化、教育、慈善等切入，再與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聯繫，

然後將信仰核心—佛教的修證精神體現，方能讓佛教在德國、在歐洲能夠繼續傳播、成長、茁壯，並依各地文化思想、地理環境、風俗民情之不同，發展出本土特色。

如同星雲大師曾答友人所問，什麼是「人間佛教」？大師不假思索地說：「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此四大要素「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便概括了以上古今中外之觀察與思想，簡單扼要指出德國佛教本土化之道路。

至於是否能開花結果？再如星雲大師認為寺院「本土化」的目標，是希望把分布在全世界的數百間寺院道場與弘法事業，交由各國人士負責。德國第一位藏傳佛教比丘尼—Carola Roloff博士<sup>3</sup>亦有著相同看法：「在德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似乎都有設立佛教中心，而非傳統寺院的傾向。而主要的老師都是來自亞洲僧侶或居士。從長遠來看，在西方，佛教是否可以沒有由本土人士建立的寺院道場，還能永續生存？這是值得商榷的。而如此的情況，不是導致於將佛教過於簡化，就是對亞洲僧侶持續的依賴性。」

其又指出：「儘管2500多年來，寺院一直是保存佛教的重要支柱；儘管在亞洲之外，愈來愈多的人的對佛教感興趣；但除了從亞洲來的或是為了亞洲人而設的寺院，其他的佛教僧團很難進入西方社會。主要的原因有以下數點：缺乏穩定的團體及受過良好訓練、資深的本土師資；資源的缺乏；來自亞洲的佛教社團害怕因為與時俱進，會造成佛教內部的不穩定和不和諧；每

---

3. 1959年出生在德國Holzminden，21歲出家，出家法名為Jampa Tsedroen，1985年受具足戒。目前為漢堡大學世界宗教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是活躍的老師、翻譯家、作家和演講家，致力於佛教僧團中的男女平權運動。



個國家傳統的多樣性，以及依據每一位導師之傳統所建立愈來愈多的分支，都很難找到足夠的人員和資源建立相對獨立的僧團。」

歸納上述，若希望佛教在德國、在西方能夠永續發展，則必須以各種方便善巧，然後以佛法為本，建立穩固的基礎，培養本土之弘法人才，建立佛法僧三寶具足的寺院，則「佛教之本土化」才有可能成就。就德文組目前情況來看，雖然成員能發心承擔各項相關工作，也對佛教有堅定信仰，並持續深入經藏。但未來更要努力培養當地弘法人才，同時發心出家擔當弘法大業，方能達成星雲大師寺院「本土化」之目標。

## （二）佛教在德國之學佛組織之省思

根據Carola Roloff，得知佛教進入德國，為適應西方社會與文化衝突間，反省和檢討，認為佛教應有宗教對話，無論是佛教之間或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間。藉此互相觀摩學習，例如：可學習天主或基督教團的組織及運作等。就柏林佛光山來說，此法亦可廣為採用，除了跟其他宗教友好往來，也可多多參與德國佛教會之活動、會議等。此外，也可至其他佛教組織或中心參學，學習其他團體度眾之善巧方便，以擷他人之長，補己之短，並且加強彼此之合作。因此，以下列出德國人認為「適於西方社會的柏林學佛組織」

### 1、Buddhistische Akademie

成立於2000年，著重於佛學、宗教界對話、多元文化對話、女性與佛教、佛教與科學、佛教與治療、佛教文化與藝術、翻譯及公開佛教經典文獻；與國內外大學合作，支持國內外社會項目，針對特殊人群的課程，施設禪修與不定期的講座。自2014年1月至4月舉行18場不同專題的講座。

## 2、Buddhist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 e.V.

成立於1951年，對各種佛教教派開放，被柏林政府認可，在3所公立小學上佛教課程。

## 3、Buddhistisches Tor Berlin

成立於1998年，不定期的公開講座，定期禪修，每週二「開放夜」，全年舉行不同的活動，以使人了解認識佛教。

## 4、Förderverein Theravada-Buddhismus Berlin

成立於1999年，定期禪修。循環進行的14個週二的佛學小組，學習分析梵語佛經，講述自身日常的生活體會，還有依季節不同的專題，都與佛經的學習有關。

## 5、Buddhistische Perspektiven

成立於1994年，是一修習、教授、學習佛教的論壇組織。有定期禪修及不定期舉行講座，內容關於當代佛教與政治等。2014年3到4月有6個講座。

## 6、Diamantweg-Buddhismus karma kagyü Linie

有8個地區協會，超過130間禪修活動中心，在德有6,000會員。每日晚間，由資深會員帶領的禪修課。80餘位德語講師，舉行定期的佛學講座。文化藝術展。每年超千人的暑期班，由西藏喇嘛主持。不定期由德籍喇嘛主持的講座與禪修。

此外，佛教及佛光山在主流社會之曝光率相對較低。若是考量到有限經費，可透過免費的媒體平台，如RBB等擴大知名度，或藉著網路等，讓更多本土人士可從中得到訊息並受益。若能在現階段，培養更多優秀之翻譯人才，亦可加速本土化之速度。



## 六、結論

筆者因在海外道場服務，許多事須親力親為，時間、資源及人力都有限，無法做更深入之研究，有諸多疏漏之處，期各方不吝指正，作為未來更進一步研究之參考與依歸，讓此研究主題更臻善美。

在海外弘法受到語言和文化差異等諸多限制及挑戰，藉由本論文，針對「柏林佛光山德文組」之緣起、歷史演變及所遇困境及優勢等做回顧與剖析，並從與外界的互動及大環境之評估等，希望以小見大，從中尋找一條正確的弘法之路。

筆者並冀望以此論文，將柏林佛光山德文組在德國弘法成效及在本土化過程中之文化適應及省思作一闡述，以此經驗，可提供其他歐洲國家弘揚佛教之借鏡。期望在德國這片適合佛教發展的沃土之上，有更多本土人士承擔弘法大業，落實寺院「本土化」、「佛教本土化」的目標，將人間佛教之菩提種子播灑歐洲處處、開花結果。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1. 《2008佛光山開山42周年年鑑》，佛光文化，2011年08月。
2. 《2009佛光山開山43周年年鑑》，佛光文化，2011年08月。
3. 《2010佛光山開山44周年年鑑》，佛光文化，2012年08月。
4. 《2013歐洲佛光二十週年紀念特刊》，2013年7月1日。
5.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光山開山四十周年紀念特刊》，2007年08月31日。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何處尋》，天下文化，2012年07月31日。
7. 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四）佛教史》，佛光文化，1999年10月初版。
8. 星雲大師：《佛教叢書（十）人間佛教》，台灣：佛光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
9. 星雲大師：《佛教叢書（五）教史》，台灣：佛光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10. 星雲大師口述：《百年佛緣（四）行佛之間》，台北市：國史館，2012年9月。
11. 符芝瑛：《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12月。
12.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2005年8月。

### 二、期刊論文

1. 《普門學報》，高雄：第23期，2004年9月。
2. 《普門學報》，高雄：第28期，2005年7月。
3. 【德國】Buddhismus aktuell，2012年12月。
4. 【德國】GEO EPOCHE，第26期。